

# 天津版“蓝胡子”不再残忍

◆ 徐尧

天津大剧院敢于将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搬上舞台,可以充分说明这间剧院的胆识。这部戏由匈牙利作曲大师贝拉·巴托克根据格林童话里的“蓝胡子”故事改编而成,然而蓝胡子却不再是原作中那个残忍的杀妻者,而是一个将内心用安装着七道门的城堡封锁起来的孤独男人。这部戏中充满着浓重的心理分析的成分,因此尽管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而且台上的演员只有蓝胡子与妻子尤迪特两人,但戏剧性却超乎观者的想象。

这部戏在国内的上演次数寥寥无几,最重要的当属2011年日本斋藤纪念音乐节访问北京与上海时的制作,日本金牌导演金森别出心裁地让两位歌唱家饰演“外在的”蓝胡子与尤迪特,而几位舞者则用象征主义的舞蹈动作饰演“内在的”蓝胡子与尤迪特,这样的设计更加重了原作深邃的心理内涵。由于小泽征尔大师的影响力,“蓝胡子”在2011年倍受北京与上海乐迷的关注(尽管小泽征尔后因病缺席了那次的巡演),许多人从那时起才开始了解并喜爱这部戏。然而即便在今



《蓝胡子公爵的城堡》剧照

天,北京与上海的剧院恐怕也不会随便将这出戏搬上舞台,毕竟相比那些脍炙人口的意大利歌剧或是德国歌剧,“蓝胡子”这出用匈牙利语写成的现代歌剧对观众来说恐怕没有什么吸引力,足以见得主办方的气魄与胆识。

尽管天津为听众贡献了一个可圈可点的歌剧制作,然而它却远非票房上的胜利,据

说两场演出一共只售出了区区数百张票,足以见得《蓝胡子公爵的城堡》这样的歌剧不论对于天津还是全国的观众来说都有些过于超前。然而让人欣喜的是,已96岁高龄的歌唱家周小燕和87岁的歌唱家郭淑珍分别从上海和北京赶往天津观看了首演。古典音乐市场需要有这样的机构向人们展示真

# 卡内基音乐厅将公开最初50年演出录音

◆ 詹湛

6月25日,美国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宣布,很快将向社会公众开放音乐厅成立最初五十年间所有的录音档案。届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下载从1891年至1941年间在卡内基音乐厅里上演的、超过1.2万余项演出的录音。人们在提供的索引中可以根据日期或通过演奏家、作曲家等关键词搜索到想听的曲目。据悉,这个庞大的数据库中,单单小提琴家雅沙·海菲茨的录音就超过一百多个,是一个让乐迷垂涎欲滴的宝藏。比如,搜索者可以很容易地找到,1917年10月27日海菲茨首次在卡内基登台,所演奏的曲目是维塔利·维尼亚夫斯基、帕格尼尼和塔尔蒂尼等;而年仅十一岁的耶胡迪·梅纽因在纽约的首秀,则选择了塔尔蒂尼的《魔鬼的颤音》、巴赫的《恰空》以及肖松的《音诗》。

其实,对卡内基音乐厅文献整理的工作,从1986年已经开始了。所谓的音乐文献,不光有录音,还包含了数百场音乐会的宣传单、



节目册、张贴画、票根以及一切现场的摄影照片。在发布这一条消息的时候,音乐厅负责人特别提到了一点:他们希望这个数据库成为一个有力的,帮助音乐学研究的工具。因为在过去的122年间,卡内基音乐厅迎来过太多

传奇性的人物——最好的例子是1911年的一份录音,演奏者是纽约爱乐乐团,指挥则是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他在这场音乐会里选择了艾尔加、斯坦福德(Stanford)以及一些当代的美国作曲家,其中包括相当罕见的哈德利(Hadley),我们一般而言很难将这些名字与马勒联系在一起,这就提供了一份研究马勒音乐观的相当可靠的视角。对于那些未能有幸留下录音的音乐会,比如1904年理查·施特劳斯第一次造访美国时的一系列音乐会,卡内基的数据库里则提供了尽可能详尽的演出信息,比如曲目、观众评价、参演过的艺术家回忆等等,你可以从网站上方便地将其输出为pdf文件保存下来。

卡内基音乐厅表示,1941年之后更多的录音(合计有5万余个)也将在最晚明年加入音乐厅的网络数据库,而这仅仅是卡内基音乐厅迈向“文献数字化”的第一步。



自从古董提琴跨入艺术品市场之时,赝品就应运而生。早在1937年,意大利的克莱莫纳市政府为了纪念斯特拉迪瓦利逝世200周年,曾收集和展出了二百把古琴。后经专家鉴定,发现只有四十来把才是有年头的琴。隐藏在名琴交易中的滚滚财源,也使得一些鉴赏家按捺不住,铤而走险。1958年,德国古琴鉴定权威亨利·维尔罗因伪造鉴定证书等罪名琅铛入狱。美国著名鉴定家兼琴行老板埃米尔·赫尔曼在名琴买卖中以假乱真被起诉,

# 假冒名琴人财两空

◆ 陈友义

赔光了家产。此类丑事,时有发生。

贪婪使人健忘,也使人疯狂。艺术品市场惊人的利益和不断创新的财富神话,无疑是重要的诱因。去年4月,奥地利的著名古琴收藏家迪特马·马丘德(左图)以欺诈等多项指控被捕,又是佐证。马丘德是极有力量的古琴鉴定家,也是历史悠久的马丘德古琴公司第五代传人,在维也纳,苏黎士,柏林,纽约,芝加哥和东京等地都设有分支机构。多年来,他跑遍世界各地搜寻古琴,也为许多小提琴家买卖名琴。奥地利文化部授予他荣誉教授头衔,州长颁发金牌表彰他的贡献。马丘德也在名琴交易中赚得盘满钵满,买下一座十四世纪的古堡,出席名流盛宴,过着奢华的生活。

然而从2010年起,维也纳的检察官陆续接到来自多个国家的举报,揭发马丘德出售假冒古琴和侵吞名琴。在调查中发现,由于马

丘德挥霍无度,公司财务早已陷入困境。他曾把两把仅值数千欧元的仿古琴,冒充斯特拉迪瓦利的名琴抵押给银行。碍于他的社会地位,银行未经鉴定就提供六百万欧元的贷款。数年前他替美国新泽西交响乐团购买了三把把弦乐器,总价值达一千七百万美元。这宗号称有史以来专业乐团的最大采购,被发现至少有六把提琴名不副实。

如今,这桩提琴交易史上最大的欺诈案开庭审理。检方指控马丘德为假冒古琴开立欺世盗名的鉴定证书然后出售,诈骗金额高达八千万欧元。法庭判处六十三岁的马丘德六年监禁,他的公司和海外机构悉数关闭,所藏的名琴名弓、豪车名表、古董相机,连同古堡等家当统统用来还债,连老婆都离他而去。东窗事发后,不少通过他购买名琴的机构和个人紧张不已,深怕自己花大价钱买进的是假货。

# 实诚的席夫让听众欣喜若狂

◆ 朱贤杰

古人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而安德拉斯·席夫在上海的钢琴独奏音乐会距今已经十多天了,却仍然让我时时回味,更何况此前我从来不是席夫的粉丝。我以前不怎么喜欢他,因为他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太学究。但是他的现场音乐会让我彻底改变了看法。

席夫的音乐理念可以称得上绝对地忠于作曲家。与其他钢琴家不同,他弹巴赫的作品几乎不用踏板,理由是巴赫时代的羽管键琴没有踏板。在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时,席夫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听说前几年他弹第一乐章“缓板”时,通篇踩着延音踏板不放,不管是主和弦还是属和弦,全都搅浑一气。许多钢琴家都觉得他这样弹是不可思议,但是席夫就是这么做了,其理由是贝多芬在乐章开头写了“不用制音器”。席夫诸如此类对作曲家的“愚忠”行为还有很多,让我觉得他实诚得有点“迂”。

席夫在上海音乐厅演奏的节目,除了舒曼的《大卫同盟舞曲》与巴托克的奏鸣曲,让

我好奇的就是他如何演奏贝多芬的《热情》与《瓦尔德斯坦》这两首创作于中期的巅峰作品。不说席夫的触键如何多变,发力如何松弛(这使得他能够在六十岁的年纪,连续演奏三个小时而不显疲态),也不说他的句法如何精到,结构又是如何周密;让人觉得另有一功的是他的轻声。这两首奏鸣曲的慢板乐章,不管他的声音多么柔弱,仍然充满了感染力而且能够穿透到音乐厅的后排。

然而,席夫演奏这两首奏鸣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贝多芬原始踏板标记的绝对尊重。凡弹过《瓦尔德斯坦》奏鸣曲的人都知道,在末乐章回旋曲的如歌主题上,贝多芬写了长达7个小节的踏板记号。这是一个让所有钢琴家感到困惑因而备受争议的踏板标

记,因为它会引起主-属和弦的冲突而使声音模糊。许多钢琴家认为这个踏板记号即使不是一个错误,要在现代钢琴上做到也太困难,因而弃之不顾。但是席夫真的做到了,他使这个多次出现的回旋曲主题,犹如一幅音画:晨曦与田野的朝露,朦胧而湿润。需知,要营造如此的声音效果,需要极佳的功力:持续的低音,轻柔的伴奏音型,与高音的旋律线被拢括在一个长踏板里,在钢琴上形成了全新的色调。贝多芬的学生车尔尼说:“没有踏板,(这个乐章)会完全失去它的效果。”《热情》奏鸣曲第一乐章的尾声之前,有一个降D-C的低音动机,贝多芬写的也是一个长踏板,遵照他的意思而不变换踏板,很难弹得令人信服,其他钢琴家在此照换不误,但是席夫凭着他的

正杰出的艺术,就天津而言,今年的歌剧演出数量与质量竟隐然与坐拥国家大剧院的北京相抗衡,天津的努力值得赞赏。

舞美与实验导演出身的易立明此次为观众搭建了一个工业气息浓厚的舞台,高耸的铁制旋转阶梯与质感十足的筒形墙壁构成了“城堡”的主体,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舞台恰恰成为了天然的“音罩”,使得演出时的声音效果奇佳。在戏剧方面,两位歌唱家的表演得到了舞台元素与乐队的强有力的支援,因此在戏剧层面上为观众提供了足够的刺激。在笔者看来,易立明作为在歌剧方面经验并不很丰富的导演,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是他的胜利。

指挥家汤沐海此次是第二次在国内演出该剧(此前他曾执棒上海爱乐乐团演出过音乐会版的“蓝胡子”),因此能很明显地看出他对此剧熟知的程度。尽管乐池中的天津交响乐团水准算不上优秀,但在汤沐海的调教下,乐队音色层次分明,细节丰富,汤氏独特的浪漫风格也充分地融入其中。两位中国歌唱家王东隽与周晓琳都是初次演唱这部匈牙利语歌剧,但却有着十分稳定的发挥,令人刮目相看。音乐与戏剧两个层面上的相得益彰使得这出戏的观赏效果很好,即使缺少华丽的舞美设计与大牌明星,这仍是一版相当有吸引力的“蓝胡子”。

## 新碟速递

阿巴多在迪卡



Decca为庆祝指挥大师阿巴多八十大寿,迪卡首次将他于上世纪60年代在该公司的录音全部以CD再版。

较之DG为他推出的以德奥作品为主的合集,这套唱片以更多元的曲目选择,让我们重温大师青年时代所走过的艺术之路。

陶伯的歌



DG波兰男高音瓦特·贝舍瓦将这张专辑献给上世纪20至40年代红极一时的奥地利男高音理查·陶伯。既为致敬之作,贝舍瓦所唱,从轻歌剧选曲、电影主题曲到流行歌曲皆是陶伯歌唱生涯各时期的招牌曲目。两人的声音还被现代科技结合,共唱一曲《你是我的一切》。

阿格里奇



DG2002年以来,阿格里奇每年夏天都会邀请乐界好友与她

所赏识的青年才俊一起相聚瑞士卢加诺,密集举办形式多样的音乐会。这套唱片即收录她在往届音乐节中与瑞士德语区广播管弦乐团合作的多部协奏曲,均为首度发行。 严煊



近期音乐会一览

星广会 陈翔豪和他的伙伴们 8月4日 上海音乐厅  
钢琴考级获奖选手音乐会 8月31日 贺绿汀音乐厅

订票热线:962388

“迂”劲,真的没有换踏板。假如没有这种“迂”劲,也许就不会冒险犯难,执着地去尝试贝多芬所要的意味深长的效果。

席夫的“迂”更表现在他的返场节目的选择上。九次返场,没有故意挑动听众情绪的“噱头”小品,弹的都是可以作为音乐会正式节目的大作品,而且他每一次谢幕之后就慷慨地坐下再弹。他的这种“迂”让人们感受到他实诚得可爱,全场听众欣喜若狂,在一个小时的加演中几乎没有一人离场,席夫如此沉静朴实的演奏能够激起狂热的反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美妙的音乐,在一个疯狂的世界。”多伦多古典音乐电台每次播放结束时,总以这样一句话收场。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听到这句话了,但是那天晚上,它突然就冒了出来。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疯狂,但我们确实需要多一些席夫那样美妙的音乐。